



楚清獻公文集卷之七

昭 五言獻謝王道士一首



解蜀歸吳上 月行出門無計別青城

上希夷殿 稽首燒香道姓名

上上修真心 地樂域自逍遙鄉寂莫世皆之

利任紛紛一 弄清琴一爐藥

宿 房公湖偶成

廣漢園池 照乃自無却思房相未如吾滯東
去五石恩重 得蓬萊與鑑湖



居山麻衣至德觀真仙亭

我愧無能值兩川龜琴為伴僅三年清靜
是朝真客何必登山更望仙

二信表詢長老

欲導羣迷迷法門一言自與誰論入泥
水勞心力不負黃龍五代孫

此程給事過越不及口占以寄

立馬江頭一點銷曉光浮動十分潮西陵送
目仙舟去鼓鼓旌麾池灑滌

有美堂

有美堂

第一江湖只向坐中窺斯堂千古

經天下况有

詩

中法堂

千里人心豈易平樂職古

名

有美堂

江上清音
天籟
月
自
清

虛白堂

天籟自清
只信詩句
落人

吳亭

吳水似
吳亭
筆無
書得
成
上東

望海樓

湖神
千
若雲
雷
日
月
如
期
早
暮
來
景
竟
東
樓
天
下
少
廉
帷
長
對
海
所
開

望湖樓

借
相
漁
初
次
往
還
澄
波
如
鑑
照
羣
山
遠
湖
三
白
浮
圖
舍
祇
是
憑
樓
一
瞬
間

介亭

介亭
君
羣
石
似
飛
來
深
插
雲
根
兩
兩
排
占
得
羣
峯
日
取
高
地
翠
水
何
處
有
塵
羶

次韻程給事會稽八詠

鑑湖

閣下平湖湖外山陰晴氣象日千般
玉人便是神仙侶莫作尋常太守看

望海亭

倚欄曾此望滄溟延頸移時鶴形別
後幾回關夢寐終求精筆寫丹青

望秦樓

縱觀滄海陟高峯幸無名是祖龍留
作後來真賞地望秦樓閣一重重

拂雲亭

青雲隨步管身高燕雀寧能大
敢巢民屋萬家都下瞰欄干迢遞出林梢

邃亭

小松幽石曲池清欲退山翁構此亭
補外想公非文次坐看嚴詔下明庭

妙樂庵

三年時得憩圓庵有客禪機下在談
妙樂佳名人不曾府中無事畫潭潭

禹穴

洞天三十六非虛今古稱奇事可書深坎閑
藏惟巨石只應方士識龍居

戒珠寺

乘暇登高向百丈魏義之遺迹見豐碑戟山下
視無窮景况壓山巔是佛祠

次韻前人長至有懷二首

詩美皇皇使者風禮修戎館致雍容去年佳
節遠東會此日新陽湖上逢

我昔間關出使胡新春沙漠未昭蘇海東青
擊天鵝落鴨綠江邊曾見無

元日偶成

人生七十古云稀加我新年復過期住在三
衢山好處望中還賦式微詩

次韻程給事自述

稽山報政為和氣併入元豐第一春况有德
音曾面被定歸霖雨澤斯民

次韻前人懷闕下偶成三首

祕殿稱觴上壽時
御香氣馥曉風微
天顏密邇孤臣幸
四十年前一布衣
陟殿三公捧壽觴
羣臣蕃漢下成行
天庭禮樂交修盛
委佩拖紳極巽床
鶴鸞班列內
瑞催曉色鳴梢
天上來錫宴羣
臣醉歸去
蒲身猶帶御香回

次韻前人謁禹廟三首

治水開陳遂刻碑
鉅賢留意向當時
主翁不作知音賀
妙絕如何見好辭

謂水爲功利一州至今稱頌古
諸侯漁樵早暮餘波及
耆老思賢尚涕流

春色湖光照錦衣
岸花汀草共芬菲
若耶溪上遊人樂
舉棹狂歌半醉歸

寄酬張致政

安車高蹈十年餘
顧我臨川獨羨魚
重藍田良玉性
火中三日只如初

次韻程給事寄趙少師二首

去日蓮花紅朶朶
來時荷葉綠田田
臨岐更

作西湖會兩兩舟同李郭山

來屬元豐第一年農歌鑿井自耕田惟公好事康寧福更許杭民識壽仙

安車論別十餘年睢水歸思負郭田浩浩曾襟涵渤澥飄飄風骨是神仙

次韻前人和許少卿見懷三首

望秦雙聳郡樓前佳氣葱葱雜翠煙太守風流詩力健湖山無處不成篇

汝父德重鎮輕浮恨不來乘剡水舟遠寄蓬

萊主人句字褒華表若春秋

我守全吳公越東憲臺千里寄清風何時共作同年會爛飲狂歌三醉翁

寄前人二首

小蓬萊對楚秦山有會無邊不解顏太守新詩踰百首邇來傳誦滿人間

古祠曾記禱靈神旱雨滂沱救越人大萬恩深無以報我惟朝夕退藏身

次韻前人題曹娥廟二首

天資孝友本生知不愧周人七子詩絕妙好
辭旌至性豐碑千古奉墳祠

哀哀江上救沉尸墓木留形世所悲得旨春
秋參祀典孝誠今日再逢時

題陶朱公廟二首

爲國謀深身自謀飄然歸泛五湖舟雖云文
種知幾晚未必忠竟爲永蠹香

不道夫差勢獨夫因持越計敗全吳陶朱智
則誠爲智欲把忠臣比得無

次韻程給事寄法雲禪僧二首

法雲嘗負沒絃琴有曲古各清夜吟心指寂
寞誰肯顧遇公傾耳作知音

書圓通院水閣

風送荷花香滿欄上人宴坐水雲間時中靜
極光通達豈特浮生半日閑

次韻程給事書浣紗石二首

傾國鉉黃不假施吳兵勅敵頓凌夷苧羅石
在千餘載好事公今尚作詩

吳宮金玉似泥沙西子東來舉國誇一日越
兵聲震地夫差猶惑眼中花

九日湖上登高寄前人二首

九日湖樓把酒卮拒霜黃菊鬪芳菲五逢吳
越重陽節白首柯山未許歸

騰輝湖亭又訪山寺樓登賞十三間更尋半

隱先生跡一擁朱輪未得還葉職方號半隱先生今守廣德

何人書習三院壁

圓教祖風摧雨墜天花夜講開會得三
公題壁意入塵摩詰是如來

寶林塔再成示諸僧

禪家自利利它人寶塔焚如復鼎新掃地便
高三百尺只應澄觀是前身

書道士虞安仁方壁

日月精華有術滄不煩辛苦禮皇壇葛仙公
井甘泉近應鍊長生九轉丹

書道士張昌應庵壁

絕離聲塵二十春飄然風骨鶴兼雲庵中澹
泊無餘物一顆仙丹酒百分

禪僧重言堅辭紫衣勉令承命

道場清淨絕纖埃雲水中間文室開莫把賜
袍容易看帝恩新白日邊來

六弟司戶生日

祖教雙修日用閒芳醪不飲自朱顏欲知難
老真消息曾領融峯九轉丹

送楊監簿南歸

通輝始料清白門中

皇夫下物元是老維摩

安樂山塔

池有靈泉泉有龍高僧深隱梵王宮雲林百
里如屏障安樂山西一望中

瑞蓮華示禪僧

紅蓮携贈碧蓮堂一本雙葩頗異常珍重承
天脅尊者聞風晨夕是清香

送僧得賜經還永嘉

志願未如終未回十年京洛走風埃珍函寶
藏五千軸一日降從天上來

送杭州道士錢自然

帥王歸觀息兵鋌兵越蒙恩過百年世賞至
今軒冕盛真孫宜作地行仙

觀潮因寄五弟拊生日

祝弟生辰不憚遙元豐六稔慶三朝源源
壽來無盡一借錢江兩信潮

送張彭赴會稽

扁舟行渡浙江濱湖上風光已滿春為報稽
山民吏道邑丞今是悟空人

用蓬萊法釀酒成以四虛寄越州

程給事三首

功臣堂號與山堂已闢醇醪又闢香今釀蓬
萊法差勝乘壺携乃寄願公嘗

武林新醞効蓬萊莫把梨花較綠醅安得逢
春命高會見人家同入醉鄉來

一日湖頭兩信通往來唯只遞詩筒何時得

把金罍倒觀取詩翁作醉翁

清思堂偶成

垂老將休俗累輕舊鄉來守越王城吾懷自
信無汚染何必外堂思始清

送二十三姪岷還衢赴舉

行美文精即擅場不論京國與江鄉鄉人若
問吾歸計已叩天閭第九章

送禪師廣教赴衢南禪

到日參徒耳目新桃花一笑已中春吾今告

老還家近亦作柯峯羊自在人

致仕後立春偶成

四紀榮塗愧濫巾聖恩從請幸全身高尚齋靜
有無窮樂又報元曲是第四春

監神泉監五弟拊生日寄法醞為壽

歲首月三逢誕日壽樽遙寄助童顏黃庭內
景非虛語百二十年猶可還

送五弟得替赴闕

三載神泉績大成文章使者薦能名朝廷方

且求人切未可圖閑學老兄

辛酉歲旦偶成

一夕寅隅斗轉魁三陽和氣入春臺鑑中華
髮漉霜雪七十四從頭上行

送講師惟爽歸杭州

舊隱重尋遠世機呼童把帚掃禪扉踈簾捲
盡南軒閣引得湖光一片歸

詠竹為六弟抗司戶生日

萬草終日平清風溽暑消除爾有功老去年

時轉瀟灑此君真似竹林翁

竹林翁乃六弟道號

寄題袁教授思軒

補過盡忠隨進退潛心高與古賢期吾儒造
次必於是何用憑軒始再思

寄酬致政趙少師五首

夙荷公知獨久要政堂平日幸為僚新篇屢
拜金瓊賜千里同風不為遙

明月驚人為暗投珍函開發曉光浮五章麗
句真高唱所得過於萬戶侯

雲濤朝暮湖山勝曾伴仙翁爛熳遊別後瞻
思閑屈指歲華如箭已三秋
短書臨發意徘徊寒夜霜晴上月臺灘水澱
江天共遠舉頭唯見鴈南來
天台鴈蕩去尋真往復秋冬過七旬不是君
恩山岳重肯教歸作自由身

送周古尉武康

少時來訪武夷峯予時宰崇安邑學業優殊志氣雄
今我老歸公始仕神仙宮在水晶宮

送王九臯道八遊杭州

暫分仙袂下羅浮羅浮元是公師又作錢塘佛國

遊欲識先生蹤跡否江湖無礙一扁舟

已未歲除言懷示諸弟族子孫二首

得請歸田弛負擔蒲頭霜雪鬢曾鬢高舉屈
指呵呵笑明日新春七十二

三歲嘗叨貳國鈞兩經吳蜀擁車輪成都抗

任為前政府歸休日八百科中止一人景祐

制云今歲登科者踰八百

六弟司戶生日

我竹林翁所得竒心傳佛西面仙姿年年六月十二日觀取高齋祝壽詩

己未歲十月七日登唐臺山偶成

直到象巖香取上頭旋磨崖石看詩留事來轉
覺寒松老三十六年前舊游

贈禪僧二首

重忘棄秋任往還泉音終日自清淨師心三
與毛泉契不稱城岳私稱山

大無人會我欲憑師寄老

無子

題婺州郡圃雙溪亭

去年春後宴亭阜今日重登不憚勞欄外當
時雙波水已應歸海作波濤

題八詠樓

隱侯詩價滿東吳八詠詩章意思殊世說當
年清瘦其不知全為苦吟無

過婺示施耕縣丞

予詩贈我離杭日勸使東來作主人再得湖
山老休去而今始是自由身

登雲黃山

雲黃絕頂冠峯巒七佛當是行道壇天斂積
陰千里霽故令登賞得盤桓

題婺州永康縣延真觀松石

歲寒安性雪於天一變人疑換骨仙探是寒
松心是石始終全類古真賢

登越州新昌石佛閣

南明石像世稱奇人說嘉州且說彼大小何
頗較吳蜀法身無幾不同歸

過天姥嶺示男胤

吾子松江千里來我車不憚險程鬼求百歲
政年方壯未用時衣學老萊

初入天台示男胤

早入天台日日新安車千里去尋真路逢白
髮老翁翁問父子同遊有幾人

題三井瀑布

三井餘波勢靡停平鋪千尺落嶒嶸秋陽五
彩隨流照上有日光縱有良工畫不成

雙關山

峯巒如蜀劍關分萬仞千門不可親唯有諸
仙功行滿雲屏從此去朝真

瓊臺

台嶺周回八百里瓊臺中立許誰登霄分疑
右仙臺身白石最上層

點點龍潭不測深臨壑下
早休問那好與斯民去在霖

放螺溪

子與輟肉為開聲德洽民心
行尤可尚放螺從此得溪名

與男凱遊天公口石橋
覽先祖詩因成

石橋去祖昔留詩句有天寒
樹首衣山下老

僧能款詠諸孫三正歲與光耀
先祖詩云水靜
生慶天寒樹着

錫杖泉

叢林枯槁井難穿珍重禪印道力堅一日出
磨推考一錫卓山隨手湧甘泉

過台州登中子晚遊東湖

巾頂廣軒逢抄秋萬家雲屋接舟立主人欲
盡行人樂更向東湖共泛舟

泛舟離口港

賞真過舟立上盡船旌旗合鼓蒲晴川潮平難
繹州人望一似離杭過七年予去春休官由浙
江過越彷彿類此

觀音巖

石龍一滴水涓涓大上巖巖淡峭壁間我道
聞無不是何須曾入寶陀山

題靈峯寺

願蕩林泉天下許謝公不到未逢時碧霄萬
壑千巖好今日來游盡得之

登飛泉寺會象亭

會象亭亭對大界風萬秀千奇從從碧空不識誰
能奪造化真出世界一壺中

出鴈蕩回望常慶寺

游遍名山未肯休，征車已發尚回眸。圓全亦
很多情思，百里依然一探頭。

觀海

巨海濤瀾勢自平，停車鼎峙看潮生。豈同八
月吳江會，共駭潮頭萬鼓鳴。

觀老僧惠才書像

白鶴叢林古梵宮，聲聞留像見真風。憶師去
歲雷峯別，只似南柯一夢中。

經樂清寄前縣人周邵

舊日無煎藥，香通公章句。天清新宮活佛
舍，留題徧可惜。詩人只字民。

宿象浦記夢

曩歲阻風京口日，今離象浦復徘徊。姓江名
靜人何許，昨日依然入夢來。

答毛章秀才

兩闕新詩出慎二親携，迎我重嗟降深藏篋。
筍生光彩價抵千金璧，一雙

題僧正仲灝定閣

曉窻幽聲暮踈鐘曉暮清音消息通閣以定
名成抵事醒醒須仗主人翁

姪壻鄭廷誨與子同遊鴈蕩今其

先歸贈詩

君念親闈肯暫留吾居子舍尚優游逢人爲
道歸遲意正似江湖不繫舟

留題戲綵堂示男胤

我憇堂中樂可知優游逾月意志歸老莫不
及吾兒小且壽朱不

詩水

煙波周匝望中賒乘興驅車一逕斜誰識上
人修證地水晶宮裏法王家

客舟夜雨

朝發溫江上處溪小舟無寐枕頻欹夜來雨
作蓬蔭響恰似當年赴舉時

括蒼照水閣飲散聞角

主禮慇懃醉玉杯暮雲山頂壓樓臺渾如元
相誇州宅鼓角聲從地底回

縉雲玉虛宮

宮前車轍狀分明世說軒轅上玉清仰慕勞
心是秦漢不修功行只虛名

步虛宮

妙峯高處即仙居多為朝真作步虛却是清
風明月夜一聲傾聽屬樵夫

鼎湖峯

不見青蓮花落時鼎湖唯有白雲歸一峯孤
立如天柱若較靈巖具體微

仙水洞

路入雲端步步輕洞中涓溜一泓清不逢真
侶仙蹤在猶喜磨崖記姓名

隱真洞

仙洞長年卧白雲靈丹成就養天真漢庭輕
為東宮出應笑商山四老人

忘歸洞

洞天日月最遲遲來見仙真耶忘歸看取桃
源劉阮去舊鄉雖是故人非

自溫江宿德淨德秀野軒
千里尋山憶爛柯
七旬歸去此重過
因觀秀野軒前景與我高齋不較多

男胤隨侍還鄉欲回溫贈行

七旬尋勝遠塵紛
身計優游荷國恩
往復汝勤人盡說
從來忠孝出吾門

越州講僧智月見訪

不憚風霜道匪僮
一瓶一鉢少遲留
稽山未可輕歸去
浮石精藍况舊遊

次程師孟

題神照大師養志堂

報恩堂庶繕完新
養志熙熙鎮似春
佛子事餘為孝子
黃金園有白頭親

送衢守王照大夫

卓騎衢民不可攀
機山榮約首春還
絲衣堂上成童戲
八十慈親為解顏

酬前人見別

退休林下屈朱輪
逸老亭邊袂欲分
一誦高齋回首感
公於我獨慙慙
公詩有頌道高

送余宗道主簿赴官

枳鷺新命去逢春士論許為忠孝人白首慈
親七十八安君榮待入西秦

次韻吳天常中散

教言今覺背諸塵不了心源未是真却念
夫無所得當年虛作攔柯人

送蔡門長官赴任丹徒

柳深鶯老暮春天恭侍慈親解盡船舉首丹
徒民萬戶共迎和氣作豐年

十八男虬六僕寺丞生日

寵數親承咫尺頻清修慶命似居山欲知不
老箇中事思向于今悟入還

送海印長老赴峨眉都僧正二首

歸根落葉舞秋風入蜀分携激水東欲別何
煩示圓相普賢今作主人翁

片雲無着又西還過盡秦山上蜀山我獨為
師歡喜處一程程入舊鄉關

會稽智印大師可并復為僧正因寄

突兀浮圖烈燄焚入雲千尺一朝新我法遭
雙闡師領衆非辜罷今復如初尉越火今已

梁子正哀詞二首

一節循循見始終平常心有古人風臨行却
笑龐居士何用當庭探日中
函中赤軸誰能卷壁上孤琴已絕絃付與兒
孫有清德臨風何必更潸然

天台蛇洞

道猷宴坐卓一錫蕭然葬去羣魔迹天蛇

口合不得始知三昧通神力

內照庵

山者榜庵名內照拚身默坐徒觀妙欲知畢
竟事何如無量壽光踰兩曜

宿溫嶺

昨朝初及臨海舟今暮已登溫嶺驛秋風閣
雨波不揚風伯江神俱有力

因海印行感舊寄蜀中故人

我車出蜀十年強感舊情懷未盡忘有問老

衰師為道心如冰雪鬢如霜

和二蘇題白鶴觀二首

青裘道士骨朽矣白鶴仙翁詩宛然君儻不
能來一顧壁間磨滅有誰傳

不逢暮酒與紫煙古觀高吟字字嘉好事獨
來終日賞諸翁爭看詩誇

退居十詠

高齋

軒外長溪對山巖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

問如何樂清夜安眠白晝閑

水月閣

池閣孤清瞰碧流太虛懷抱物華秋圓蟾默
有中宵約幾點閑雲為我收

放魚

魚不能言似可哀竭池千數競徘徊濑江深
處呼僮放羨爾優游得所哉

雙松

少時親手植雙松晝愛層陰夜聽風今日歲

寒踰五紀也應心似主人翁

竹軒

暑威何處稱踈慵百本修葺小檻東時遣清風送消息此君都在不言中

柳軒

動入和風靜惹煙翠條踈處露池蓮林中盡是能吟物春有黃鸝夏有蟬

歸歟亭

密逕脩筠郊外居小亭隨意榜歸歟等閑早

暮楚芳菲到池沼東頭是舊廬

濯纓亭

亭上秋登遠日明濯纓誠不是虛名晴波一片如鋪練淨石江心徹底清

負郭田

累歲辭榮得帝俞老來天幸更誰如腰間已解黃金印歸有田耕二頃餘

望南山

烏巨東西氣候秋子湖岡隴暮雲浮欲觀古

佛叢林地只用憑欄一舉頭

常山縣令姚存家詞二首

瓜期終代促裝前嘗遺吾書索贈言今日却
成哀挽句霜風江上送靈幡
感惠三年邑政優平生志業未經酬嗟嗟故
里松楸老先壙歸陪地下遊

寄靈隱圓明禪師

故人相別歲時多日欲為書奈懶句猶喜箇
中無閒斷西軒雲岫碧峯我

赤桐木為魚寄名山主

森森喬木但諸隣霧鎖雲埋不記春報得音
看鱗角就君放馬起夢中人

和景仁寄超化長老

千里無書信却通激江南畔石橋東春來消
息誰傳去盡林花一夜風

崇智示衆

今年年是上一年年此處何曾有變遷穿耳胡
僧曾說破梅花落盡柳生煙

南明示衆

寂寂松門音日閉更無金鎖與玄關時人欲
識南明路過得溪來便上山

書遠上人壁

燒香運水及煎茶誰識廬山惠遠家社客苦
來高着眼須平地竟蓮花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七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八

奏議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

至和三年九月三日

臣聞欲治之王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
正也謀謨諫言日盡延納也忠厚鯁亮之士
日益招來便佞詭恣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
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
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億左右前後百
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雍濟舜

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未如之
何也巳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聞
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於卦爲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
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爲否矣否之繇
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
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爲天下者宜進君子
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
於知人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

子邪臣非小人在聖人明眎而聰聽之精擇而
進東之真僞明白人焉瘦哉大抵輔相樞機
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
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
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
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出濟德美
禱机號發發流寬用四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
成哲王也善有口爽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

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皇惑
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嬴
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
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
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
亮僻遂成正觀之治天皇聽許宗之附會戮
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恩
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其危殆
相繼不絕如絃茲誠用人之得失莫不繫國

之安危開分兩途不可不辨於惟陛下以

上聖之姿御神器之重開紀忠謹繼承祖

宗數路以取人一德以求治然而邇來日星

譎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災民力彫弊帑庾

空窘戎狄窺覲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將治

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上而能

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

大任世所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

于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

爲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太平之政在今日
爾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宸斷不疑舉正以
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爲於可爲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
之福此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士所能唯思
死節一誠上報陛下採擢覆燾之德萬分

一二臣無任許國竭忠激功待罪之至

奏狀辨楊察罷三司使

竊見近日除楊察罷權三司使轉戶部侍

郎提舉集禧觀公事臣風聞因百姓張壽於
三司指論皇城司親事官取受內齋藥庫公
入錢物公事三司向追被論人不得緣此事
由遂罷察三司使中外傳聞無不喧駭伏緣
三司領天下大計寔朝廷委任重臣之地
宜輕議去就以謂察若有罪被黜不當更
察資察若本無罪犯不當忽即罷去置之
於死洵洵人情不能無惑今若止以皇城司
事論公事遂爾黜廢恐非朝廷進退近臣

之體伏望 陛下特賜 宸斷辨察有無罪
犯明示中外若果無罪即乞追還新命且令
仍舊職局如此則上全 國體下慰人心言臣
備位憲司不敢緘默

奏狀論置水遞鋪不便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
創置沿河水遞鋪兵士率傳綱運舟舡等事
臣昨通判泗州備諮沿水至京轉輸軍糧斛
斗體例久矣頗甚心嘗 國體下意人心言臣

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糧米六百五
十萬碩未嘗闕絕蓋能謹守 祖宗條貫法

度只委本司差撥兵梢支破水脚工錢口食
不至失所今若輕議創新改法沿水起蓋營
房招集兵士數萬泗宿亳宋間累年灾傷大
成騷動一則尚恐招集兵級猝難滿數二則
慮兵役朝夕往返牽輓舟舡既無休歇疲苦
勞頓之後不唯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
滯綱運自春夏水通未數本司元額斛斗間

即已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
儲之絕臨時噬臍如何更作處置壞大計者
無甚此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
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下發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九月

臣昨通判泗州日伏見本州臨淮招信盱眙
三縣有百姓衙前元係慶曆二年敕根究到
買撲村酒坊場淨利錢共二萬四千餘貫續
深慶曆五年十一月敕節文今日已前

指揮令百姓及衙前人送納交買酒坊錢條
貫更不施行其所根究到酒場淨利錢數更
不催納至皇祐四年內知州陳式不曉敕意
却行點檢勘決干繫人仍下三縣督責監催
元欠人送納交坊錢數入官前後催理錢五
千餘貫外尚有一萬九千餘貫無可送納臣
為見已該慶曆五年十一月條貫更不施行
酌然明白不當更須追催本州未敢一而除
放又牒鄰近滁濠宿等州勘會得以此人

所欠淨利酒錢例各依敕除放去訖獨有泗
州只因陳式不顧條貫唯務聚歛刻削細民
反行監催為已勞績本州曾於去年六月內
具此因依申奏蒙送三司有司之吝未即放
免至今本州却且追旬理納籍錄淮南比年
災傷不易百姓等為此無名欠力真破湯財產
填納不足至有死亡逃竄者州縣枷錮欠人
骨肉追及親鄰窘貧無聊嗟怨滿甚臣謂
朝廷漢汗之號已行欲乞特降指揮下泗州

所有人戶見欠上項酒坊錢一依慶曆五年
內敕條並與放免所貴疲民漸蘇感召和氣

下三
可

奏狀論北使到闕

臣竊聞密院劄子下張揆湏管契丹人使今
月二十五日禁樂前到以臣所見 溫成皇
后葬事如典禮制度該得禁樂雖人使來固
無所避如未得合宜亦當速務更張若北使
塗中因故遷延湏令張揆催督剋期到闕或

萬一不即依稟別形語望於國大體虧損
不細欲乞速降指揮再付張挾從容接伴一
如常儀亦朝廷所以示開暇持重難測之
一端也

奏狀乞緝捉匿名文字人抗明

臣竊聞日近有以匿名文字印百餘本在京

諸處潛然張貼謗譏大臣聞達聖聽此當

在之效邪險陂忌刻無知之輩或

用間控

所措手足矣以臣料其傳寫離印謗書皆
餘本遍布布輦下似非二二人能獨為之雖已
下開封府出榜厚賞緝捉至今已是多日未
獲臣欲乞更賜差揮於兩河北京市要關處各
塚一色目錢并雜出空頭宣勅示人果不必
信所由貴速得敗中略才候有人告首得無公便仰
即時給付充賞以令有司細鞠訊報無惡

黨臨時取旨法外重行處置如此施行則足以安輔臣惶惑之心近小人陰賊之計士外幸甚

表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溫

成皇后葬事

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行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觀溫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

論或未為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

奈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

所宜留神相臣懇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

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謹言念公相燮理

之非極澤后妃終始之如禮伏况自啓殯祭

定制度羅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

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

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

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

天下幸甚

奏狀上不許虜使傳今上聖容

臣風聞契丹之使堅求傳寫聖容歸示本

國又云候向去正旦使來亦齋虜主所傳神

進獻朝廷唯未俞允臣下豈能違寧書且言

多思人為不可決自南北和好僅五十年然

賜與萬數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容渝動

言拉豆女行于求深惟廟堂自有謀弄如向時

陛下皆能昭

道能無今之所可

及只是點漢口陳伏望

祭以直詞拒之命出書家元以言禮實

去無幾戎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公罪聖

何憂臣子不辱中外幸甚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一罪

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使人往復禮有

常數近者虜使遣蕭德輩不時而來奏記旅

實外又即別無事端雖中外人心釋安然我

秋情爲難測或觀望豐隙或窺規盛衰然黠
貪憚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厥後
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德宗
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涼故渾瑊有狼狽
奔遁之事初皆甘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
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詭詐百
端稱息兵以忘我師幸重士貽以困邦賦爲
不淺其可忽諸傳曰居安慮危又云有備無
患不可謂邊隅未擾即示晏安之懷不可恃

能者留疲帶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
進怯弱者退備軍實則邊氣壯人心安二者
有兼焉一猝然寇警我何懼哉頃歲西師未
興之日士大夫有橫議及此者人皆竊笑鄙
焉之指爲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預爲之
防一旦延安驚馬臨時措無長策中外不勝

三書其言今之言夫必非當其時也猶不為其言
三書其言憂國無言諱避伏維 陛下如天
三取子書一得之說書其時之德其言其
三書其言而力亦之也 宗廟社稷之福也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奏狀乞 聖恩 遣道士王守志等

晚散兼近日此法浸感傳布中外沸騰街坊
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眾作
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宜宜釐教之下容在
妖妄之人深屬不便 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
封府提調勘緝押廻本鄉免致勤民生事那
樹本州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臣竊見自來 朝廷凡所干涉禮典事並送
太常禮院定奪申明務令得體適中示不欲

尋也其本院知判官不下八九員日近有司
承接行遣多只用空頭印紙寫成文字本院
官或有議論未同或則未遍呈覆因吏不候
簽園只胥吏輩 面書填名銜申發既虧
國體豈卹人言今來有禮生元介等見為代
署事發逃避係開封府根究施行次巨欲望
聖旨時賜指揮禮院今後但承准 朝廷定
奪禮法等事不得更用空頭印紙並須知判
官負公共商權新署議定文書臨時用印申

發免系彝章所是見今元介等公事亦乞嚴
賜催促開封府早令句追勘斷結絕下中書
等各贖
銅放

奏狀乞差馬遵充發運使

臣伏聞許元奏請乞罷免江淮等路發運事緣
元自授本司判官至使副已十二年東南大
計每歲六百餘萬上供未嘗有一闕誤今
朝廷如以元久次多病允其所請即須又得
有才幹直如元者俾代其任以臣愚見能繼

元職任者莫如再用馬遵也遵亦自本司判
官至副使歷三四年無不通曉六路漕輓利
害事事辦集其心計才力不在元下今若使
遵與王鼎協力並濟則制置幹運號為得人
况京畿輔近兵屯甚衆教度仰給率資東南
萬一朝廷失於擇人則發運司紀綱一隳
軍儲誤事至時雖復更張亦湏更三二年整
頓方得及舊伏望 聖旨指揮如今許元罷
免即就差馬遵充制置發運使充於後

州山奏報恐為變寇臣既難已
然以愚見謂宜先寬民心使人
心安
每也今具本路有科
民間不便
一如後

一益州轉運司下益蜀等州科買官布每
一尺支與大錢三百至四百文其布
每疋計大錢八百至一貫文多
日貼錢買納自慶曆已來每歲又更增

沃真納萬數民間困乏不易

一年年轉運司准朝省指揮下

繼買九壁大綾每疋支與絲并手工只

共算計大錢二貫文上下役人戶每疋

却用大錢六七貫文轉買納官累年亦

且增添疋數科織民間大為撻擾

一每年轉運司於轄下州軍用人戶合

苗米每七八斗折納官絹一疋道

幾斗一斗只直大錢二百文

十文以下 臣絹每疋直大錢三貫以上

州縣促限 督責人戶賤糶米貴買

納艱阻弊 百百端折納萬數益多民間

轉見貧窘

右謹具如前臣以 知蜀州江原縣日備見民

間科納之際憂 忘亡聊兼體問得寶元以前

本無如此浩大 賦歛目伏望 陛下仁聖特賜

矜卹下本路 鈔輸 轉運司共同體量於折變

科配買織疋帛苗 數內減放一半以

寬遠方之民

奏劄乞

差填殿帥

三十一日

臣伏見自來殿前馬步軍各有帥副共六員今殿前只許懷德

馬步軍各有帥副共六員今殿前只許懷德馬軍惟范終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揮

禁衛士旅衆多全藉

相忠幹有心力帥副分頭部轄訓練精強以

見闕四員伏望特

指揮抽還供職或別選

差填補所貴專各

上句軍政免致急關慢事

奏劄論以夏不合權開封府

臣伏觀已降勅差混以夏權開封府

湯夏素無士譽兼之患耳重浩穰之為

察獄聽訟以區別其直况上件差遣乃是職

司鑑其如將來遂以夏職司則外部州縣

見受弊伏乞 朝在八特賜指揮罷免仍別差

清強官權開封府

官

不理有

奏狀論以吳充知高郵軍不當

月四日

臣伏觀已降勅差出真知淮陽軍吳充知
高郵軍然以真知出官有奏請唯充外補名則
不正竊聞朝廷以充近移禮院正分代
署事情涉虛偽目為儉邪遂爾左降伏緣自
禮院有此用印紙以署公事以來臣即嘗論
列雖禮生等量行嗾罰蓋是未經勘劾所以
真偽不分臣愚欲乞追索元初代署始末一
宗公案差清強官與司根勘如充等顯屬誑
妄即行黜降未晚其禮生等公然作過亦乞

朝無濫罰之議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十一日

臣竊聞近降勅差度部員外郎薛向在京
制庫務開雜物色送賣場出賣候了與賣場
監官一例酬獎緣向嘗以鄜州水災微効
朝廷推恩已令指射知州差遣候二年即與
陞陟實為優異今未授差遣間若更理賣場
酬獎乃是重疊連併恩賞太為僥倖况見今

朝行中多有才幹不曾經歷陟之人未蒙差
使似失均中臣欲乞指揮所是薛向且依前
降因命外補其根括閑雜物差遣特賜下三
司別令舉差常朝官中有才幹未經陞陟之
人對替所貴賞典無偏或只乞改差逐部判
官公共管旬自可辦事下三司別差
奏狀乞復罷石全彬陳乞乞副
都知等事

臣伏覩已降勅命除石全彬

觀察使仍與觀察留後請受筆數使蕃固已
加等今又聞全彬未即祇受別更攀援體例
妄行陳乞職任竊緣全彬自管旬温成皇后
葬禮以來 朝廷重疊賜與不少今其事畢
復乃優轉官序豈宜略不知足尚肆僥求中
外聞之喧沸嗟駭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
聖旨指揮石全彬且依前勅處分所是今來
別有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一切並賜復罷

罷副
都知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戶買撲酒坊課利許令只納見錢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諸路州軍係官監酒場許人戶認最高課額買撲趁辦送納官錢於公大為利益者以其能減省官中米麴物料并監專兵夫請受一切費用而得月入淨利錢獨淮南一路買撲坊場最為浩瀚只自皇祐二年後本路轉運司壁畫令酒坊人戶將課利見錢變轉作米麥每一斛於市價上明減下三二十

文科折赴逐州倉送納其所定斛斗價例既已大段虧損人戶及乎輸納之際不惟倍備脚乘例用加耗量入以此糜費幾及一倍遂使近年真揚濠泗等州酒戶破竭家產陪納官錢負欠積壓湏至閉罷不免官中却自開沽重成勞費此其無他蓋向時漕司見一時之利而忘久長之計耳是則前日所得者寡而今日所失者多矣臣愚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下淮南路應人戶所買撲官酒坊見今

夫曾聞罷者許令依舊將課利只納一色見
錢入官所貴公私久遠利濟下淮南轉運司免折

奏狀論宰臣從人捶殺婦人乞下

開封府勘鞠十二月九日

臣竊聞開封府昨有婦人一名被宰臣下導
從人以他物擊損頭骨自宋門街傳送出曹
門外係所由崔成等交割至護國院側致命
身死已曾差官檢覆經今僅及半年其本縣
並不畫時追勘中解却只監勒地分書壯出

外逃邈尋究顯是有所顧避乃欲拖延歲月

伏緣性命事重豈容京輦之下白日無故控

殺平人枉濫如此官方不為理雪深可痛憤

伏望陛下特賜指揮下本府勾追主連人

送所司勘鞠庶幾宸命有歸以召和氣下開封府

勘根

奏狀乞罷孫惟忠充高陽關兵馬

鈐轄十二月九日

臣伏聞差孫惟忠充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仍

轉使名籍錄惟忠歷官以來過犯不少一次
勒停一次編管一次衝替近自杭州都監又
經體量降黜今來既得黃河都大提舉差遣
未又何乃驟膺陞陟任用又即優改官資如
此則是有過無功之人翻得不次酬賞通巧
佞之路開僥倖之門外議紛紛皆以謂惟忠
妄結權貴密行請託此風遂熾大為不可臣
愚欲望 陛下特賜旨揮復罷惟忠新授恩
令示沮惡勸善之

行言 苦賤亦性命 輕如奴御

行言 累行空接從安人阿

行言 手腕絕其飲食坐因

行言 致文海禁一名因阿張打决

行言 痛傷既而自縊身死後求又女使

行言 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

行言 內殘忍事後者三名前後幽冤

行言 而輿獄尋自羅之厚漢後來無所畏

行言 童子亦悉翻謂此執中酷虐宜羅免者七

臣嘗謂執中家聲狼籍者夫正家刑國明哲
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耻執中帷薄醜穢門
楣混淆放縱廢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
藏鏹臣為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
一毫賤卑播紳語及共所赧慙道塗喧傳相
與嗟惜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之一執中
有是可罷免者八柰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
堂之上其意非此是欲息所未息解所未解
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今天下請見本

勸於深可憫也其人為性恬退未嘗自
若不言則至公之朝無由知此究謂其仁
氣且伏望 聖慈特賜推因幸復舊職或與
江淮兩浙路分一州郡合入差遣所以伸無
辜勸自新也

奏狀論三路選差

臣竊見審官院係選河東河北陝西三路親
民差遣其官員曾犯私罪杖以上公罪至徒
者更不預選緣今京朝官中員數至多其間

有偶曾犯上項公私罪縱後來能改過自新亦永不得預前路分任使或雖是鄉里必也無由得歸情有重輕法宜矜恕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今後應係選差職任令主判官審擇人才參校履歷不得以公私輕過便隔選差如湏合立定選格即仰本院別行詳定聞奏乃是 朝廷欲得任官之法寬不遺才後來審官院却指定上項刑名比舊益增阻礙臣愚欲乞所係三路選差去後 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犯私罪徒以上公罪至疏方許隔下只是於元降指揮內移換公私過內杖徒二字為徒流字外別不衝改前後條貫伏乞 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清獻公文集卷第九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接捷女使迎兒致
命身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群議
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至斃踏一云嬖
妾阿張誤用他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于
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
官斷處豈得肆四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

朝廷之威若女使來為阿張所殺自當有所司以正典刑豈耳不恤人言公為之丈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樂事欲以此道君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壽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養此無忘勤勞之意

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位合鼎贍望之地宜擇有賢德宰相朝夕拜光天政則陛下垂世仰成無焦勞之念矣正不勝區區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分買客人

珠子十二明二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戢客人一名至潭州身死隨行有珠子約重五斤許計價錢二千餘貫却是知州任顯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并

潭州官員等只估作四百餘貫分買入已後
來客入本家經三司陳論本司行遣追索到
上件珠子訖所可駭者虧價違條買珠犯罪
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
公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絕
臣欲乞 聖慈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
行以敬言貪猥之吏

下湖南提刑
司差官取勘

奏狀乞罷周像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特才

無士譽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

知故宰臣陳執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

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凡預選者號為登瀛

苟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 陛下特賜

宸斷罷豫恩命以破邪倖之黨激知耻之風

奏狀乞差替齊廊勘劾宰臣陳執

中家杖殺女使

至和二年
正月一日

臣伏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廊勘宰臣

陳執中家杖殺女使本宅旬當人申報迎兒

逃走病死不同等緣廊近患心臟不安至今
尚未痊損推辨究獄須藉得人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指揮於臺省或常參官中別選剛
正強明有心力臣察一員差替齊廊勘劾所
貴得見人命歸着大情不偏

改差張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

正月一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已來妖星迭見僅及周
稔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世
災長短所歷姦犯其為譎變甚可畏也夫去

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陝右川蜀諸郡旱暵
不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攘必興此京房
所謂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為災沴復
可懼也邇來鉅嶧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
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
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為災異益可駭也
夫燮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
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
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既不然何以妖星譎

變也早曠災沴也地震祥異也三者皆應察
明如鬼之著耶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
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
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
四輔之事崇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
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夷狄畏服太平之
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
擇賢命相繫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
陛下慎重之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

宗廟社稷之祀
納忠待罪年營之至

奏狀之二一就推究陳劫中家大使

海崇井理致命

臣竊見近者宰臣陳劫中家殺女使迎兒
事見於嘉祐院勘劾久今又聞劫中家有女
使海崇一名亦是其理致命今月八日已係
問封府差左官檢覆本人身上箠決皮指不少
道途喧傳云因執中家廢人阿張凌虐致

死然則病獲維其如性命 惟當與辨明
以伸寬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徇默以孤 朝
廷耳目之任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下嘉慶
院制勘所一就推為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
所以示 陛下明聖仁恕不致使一物失所
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勾結照證所役等
輩望乞陳執中公然口據不取發遣緝訊獄

之設 朝廷所以示無私於中外今若不攝
干連之人執證照據則法不得立事不得明
寬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曲撓 國
政亦何以表至公於天下也臣愚伏望 陛
下特賜指揮下陳執中允制勘所勾追合要
照證干連人等須得盡時發遣應副貴免淹
延詎獄騰沸人言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

海崇自縊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
假告占據如隸違拒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
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條追攝合要照證人
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能不顧公議但酬私
恩遂使衆口沸騰使司塞駁且法者 祖宗
之所繼承 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謬
大足以摧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
陛下以仁聖臨御不宣不慎惜之也今執中
身爲輔弼手持權衡很悞任情殺虐無罪冷

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終則黨正已厥後遂不
中輟奈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 陛下之節
貞 陛下之寄屬 祖宗繼承 朝廷遵守
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
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設若引以爲例
則臨時如何處置法不得立自今日始矣臣
愚伏望 陛下發乾剛出 聖斷正執中之
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爲柄用之臣
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

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此等
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故
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聰臣孤危之迹待
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斷之易招
雠意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
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疏乞罷免陳執中二明十

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與廢制欲乞正
其罪嘗言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

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狼狽

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

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驟舉一二明白

條陳即是臣白為安全苟且之計與負陛下

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慮臺察官失職之罪

故臣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

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

謂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

非真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發感宸

駿敗壞 國能又 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
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
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
中空疎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顛
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嘗謂在手率
意卷笥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
煙瘴重難之地而湜被人命遠行待制之職仍
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
近復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

鞫真卿揭發禮院禮生亦以署文字等事人更
則贖金免決吳充鞫真卿外並降軍壘此執中
綉戾宜罷免者二也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者中外委寄當擇賢才 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而執中獨恩私黨不顧 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 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奪所以今來嶧治執中 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 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 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
館職此執中明附

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
堂輔事業 聖君倚毗
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
與善者苗達劉汭劉希
元李寧程惟象之輩奈
災變窮古吉凶意將奚
頗憚宜罷免者四也臣嘗
者攸司之法天下公共
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
執中召延卜祝者夫
其為 國家廣納賢
一俊傑禮一才能所
史之徒所預坐者普
何處台鼎之重則猴
為衆所共駭此執中
日謂執中私讎嫌隙
中輕重出已喜怒
註誤次大徒刑既

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
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
軍監當後來有汀州石
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
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
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
罪反重搢紳議論至此
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
善者夫正人謹議邦家
去官遷官執中素所
官落館職降充邵武
兵英勘入使臣犯賊
李家許雪悉是虛枉
必比之民英則民笑
邵必所犯絕輕而斷
無不嗟憤扼腕此執
臣嘗謂執中排斥良
之光執中陰險中傷

欲人社口結舌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
適適既得罪出矣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
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鞫真卿刀
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寺尋押發出門又落
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
由執中也士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
宜罷免者六也臣嘗謂執中很復任情者夫
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陛下仁聖臨海三
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

奏劄乞止絕高齊等出入權要之

門十五日

臣竊以司天臺之局其星辰變異氣候差殊
歲時吉凶人事休咎居是職者無不盡知

國家固宜慎密而防閑之也近聞高齊苗達
等輩多於權要臣察之門出入無節深屬不
便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檢會司天臺元

初約束條貫嚴行比絕免致惑衆生事下司

監帝切
堯察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臣伏見大理寺丞陸經頃因鄉里借錢并與
官負聚會等公事勘斷止得杖一百罪又已
該赦釋放當時有勘官王翼於事外上言誣
構遂貶經袁州十年江淮六次恩赦子毋為
里今始生還同時被謫之人例各仍舊或任
惟經素蒙牽復前後累有近臣奏雪借其遺
才昨聞已降 聖旨下審官院與除江南小
處通判僅已涉 本院止今都未有闕食貧

退

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眾多

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

之時正是 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

勝大願願 陛下留神為 祖宗社稷計為

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

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

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

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

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

循默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顏

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

狂為國計則忠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

陛下之所任使干冒 旒冕甘俟誅戮臣無

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鞠真卿刀約

呂景初馬遵 召還馬京傑脩 注有闕吳中復候臺官闕牽復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疏二月十日

臣昨日拜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有八

事臣待罪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職

論報主恩也伏以萬機至繁 朝廷至重

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之任繫國家休

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下危矣

伏望 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省

覽數四然後特賜 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

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二月十日

臣竊聞日近京城中 遊惰不逞之輩軍百姓

李清等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

誦佛為名民間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眾
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會子之類伏乞
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絕妖妄開
封府
燕止

奏狀論范鎮營採使執中二月十日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罕臣陳執中之罪未蒙
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採執
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
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蔽聽斷

肆為誣罔伏望 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
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 朝廷之大法則天
下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
黜降

臣風聞元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及宋選李琦
王士全等昨至執甸赴北朝筵會深夜狂醉
喧酗無狀或執虜使之手或拍胡人之肩或
聯嘲謔之詩或肆市廛之語沙漠驚駭恠道塗

沸騰伏緣南北通和五十一餘載脩盟講好理
宜得人在 先朝時嘗所丁寧慎東邇來
國家命使絕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顏面或俯
從請禱或次負戶諭及或私恩推置至於中禁
王言未出徃徃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
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辰等爲 君命之辱
虧皇華之儀遠俾遠邦有輕中國之意
萬一觀我憂隙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事
不細伏望 陛下特賜 宸斷以長辰等罪

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館接使
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復行臣
僚前去免誤 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
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使失禮辱命乞
行降黜事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
等橫使廻來飾非妄語矯謫百端上惑 宸
聰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之罪尤不可恕者

有三拱辰身為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
靴旋却赴北朝能送還離筵坐位例置賓主
不分自取京醞肴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
等歌舞失儀言詞猥褻蓋因拱辰首為其非
此不可怒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違宣卷
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
看之句語同能優意涉譏刺此不可怒者二
也又風聞拱辰到昆同江赴筵日輒當虜主
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再三避讓返自誇

託最為非儀此不可怒者三也且竊見近年
已來使節出使遠禮得罪者如王琪遇疾狂
亂令使作蕃語詩劉沆閉門辭醉韓綜動虜
主酒而陛下皆能以法黜之今若以拱辰
等辱命之甚用王琪等事體較之則拱辰為
重臣愚伏望陛下勿以拱辰為官事尋而置
朝廷之大法失懲勸之深旨不然則而今而
後復有人國臣僚區命失禮姦纖巧詐甚於
拱辰者不知朝廷如何處之旬日以來道

塗洶洶人情不平願 陛下特發 宸斷
拱辰之罪嚴行黜降以合中外之公議幸甚
幸甚

奏疏論兩府庶蓋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辱命違
禮之罪未蒙指揮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
切齒者蓋謂 國家賞罰大柄不由 陛下
之所出不由 朝廷之所守只由兩府之
喜怒上下輕重之要出者無不 陛下

要全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
辰入國路經靴淀只着窄衣赴北朝餞宋選
御筵以隨行京酒換去虜酒痛飲無筭深夜
喧酣坐位失序客主不分又席上聯句用唐
朝楊妃木芍藥詩語謔浪信使致令虜中有
王萬年王見喜之號到混同江日輒當虐主
親彈胡琴送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僥
求私書來 本朝為救解謀身之計夫為人
臣御命出使外交戎狄陰結權要詐偽百端

以拱辰上項罪狀外議以為可誅而朝廷
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僚愛拱辰而庇之
也至如吳奎只是中路着窄衣見虜使以比
拱辰着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為輕拱辰罪為
重又奎至虜庭不入班賀虜主加尊號此雖
有過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為本朝光
華之事今若比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
之禮乃是損體生事辱君之甚拱辰之罪
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正也今以奎

上件罪狀外議以為可恕而朝廷既罰奎
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寮惡奎
而逐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者非理
逐之不卹人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
腕誰不切齒扼腕切齒之不已臣恐非朝廷
延之福頃年韓棕勸虜主一盃酒尋得罪逐
職降死許州去年沈使來朝乃欲引綜例上
皇帝壽觴其時若非接引使楊察答以曾與
綜事排之則勢不得拒前日拱辰當虜主親

彈胡琴送酒之禮今後虜使來朝欲效以爲
例如何拒之臣恐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
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私而邪也臣曉夕
思之爲之寒心伏願 陛下以臣此疏宣中
書密院臣寮先且詰問如何屈法蓋庶拱辰
所犯因依然後特出 宸斷正拱辰之罪而
降黜之以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
爲今後拒虜使拔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錄付御史臺

知

近彈奏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
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
謂 朝廷用法偏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况
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是拱辰爲首其間
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廻於隨行語錄
中增減矯飾許僞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勘
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 宸聰苟免誅
責臣愚欲乞 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

國隨行語錄并別錄等一宗文字宣付御史
臺與昨來未選等公案一處照驗比對便見
拱辰灼然虛實事狀如果有誣罔之罪伏望
聖斷早賜降黜指揮以示 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拯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
路流移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
携幼纍纍滿街艱困餓殍深可傷憫伏望

朝廷特賜 指揮多方 畫存卹賑拯免致
失所之後聚為賊盜亦所以固邦本也 封欄

奏狀乞不罪王起

伏覩中書劄子奉 聖旨下御史臺根勘
大常博士秘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
會鄴博五等事見追禁鞫問次臣嘗聞 太
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
嬪嬙 太宗謂宰臣曰武程踈遠小臣不知

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
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安
陳在瞽盲行黜削以懲之 太宗曰朕曷嘗
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
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
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
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 陛下上念
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必廣
眷聽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探誹謗達聰明

為拜昌言漢詔下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臣

無任懇禱激切屏營之至 詔王起該
疎决放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 四月二
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
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
伏蒙 陛下省納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
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雖兩次大宴
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以謂 陛
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

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
喋煩黷 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
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
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固不知 陛下
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 陛
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 陛下若以
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 陛下早
正 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
議今 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

罪亦乞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言亦乞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伏望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則臣乞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斷也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無所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無所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無所

陛下正

朝廷之法

而罷免臣遠方

嘉慶八年...
 元...
 加...
 應天心...
 言下...
 嶽四...
 下...
 下...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九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

奏議

奏狀乞浙郡
五月八日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於
 主恩所瞻盡披覬死輸於臣節不敢避權豪
 之盛不敢逃刑旤之來每念忠言之深曷虞
 狂態之發然而葑菲之下不足取菑莩之賤
 不足收於憲署之風無所增於朝廷之政
 無所益且緝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為而口

祿素餐在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之易退
寔妨賢者之後來伏惟陛下天符至仁日
不私照恕臣不職之罪察臣無他一心假之
一麾俾去二淵以適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
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冒旒冕臣無任祈
天望聖激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犯贓

五月
十日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摘三分等減落條

責枉法取受客入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
府司勘鞠伏緣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
司掌天下利柄人吏公然作過上下蒙昧隱
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二若不盡情
窮究何由革去欺弊今來獄事未畢李參又
係差出其餘三司官員多有干礙務欲小了
則勘司誰肯執守臣愚伏望朝廷特賜指
揮將上件公事移司別行根勘或乞專委開
封府一面依公推鞠結絕所貴姦賊得情法

不屈撓

移送開封府重勘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贓珠五月

日十二

臣昨彈奏潭州官負違條虧價分買身死客
人戰舜中真珠不公事件蒙下湖南提刑司
行遣今竊知係差郴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
案由奏全然鹵莽不圓除勘到鈐轄宋定運
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有走馬監惟
求監稅趙寅判官黃宋卿即未見歸着今來

潭州官負買珠子自李章等

二三兩已下因甚獨有左振

又三十四兩却不見知州任顯元買

顯從初只作左振名目收買今

之後左振為任顯有舉辟之恩便乃

一面認又湖南勘司並不報究元初潭州

任信真珠價例情弊况戰子喬陳狀父舜中

元於廣州用錢一千餘貫買到上件珠子只

自廣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其潭州

只估作四万二千餘貫俱是當職官買
若果是珠價不虧官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
百姓買得一星二兩顯見大段虧損官錢事
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估贓定
罪便即依違結絕兼聞去年十月中於潭州
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皆
圓熟奇好況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
司使王拱辰便將上件珠子次牒送入內
供奉廖浩然進呈御前留往

聖上

南勘司一向希旨中
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為見
內都知之子李章是宰臣陳執
權要棄公徇私陰為貪猥之地
朝廷之法認國民公方中外嗟駭良愚
此在帝降 聖旨指揮取問拱辰何
斷罪人贓珠先次進納情由因
中別選差清強臣察置究勘劾
潭州官 實珠的實案狀計贓議罪雖經教

聖按堵遠俗不失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
益於朝廷也臣詳思之陛下用臣於風
憲之無益不若俾臣外補為有益也較然矣
伏惟陛下堯舜其心恕臣罪戾欲望檢會
臣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聖旨指
揮臣亦得以省先墓聚孤遺死生幸其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五月二日
臣素無時才悞中臺選徒尸瘡祿何益朝

廷煩言已多公議弗許兩陳奏情願得遠邦
蓋出私誠固非飾詐重念臣松楸感愴父越
去於故鄉兄弟孤遺尚寄居於他族木蒙允
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危察臣懇
迫使大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惠何敢忘
臣所乞兩浙一知州任使早賜聖旨指揮
干澆天聰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五月二日
臣伏覩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

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轉相至
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奸邪孰為賢正孰為
欺詐 陛下必無不知人之難欲別白真偽
而遠之莫若言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
公議莫若信風言之言言故德音丁寧嗟
下詔今 御史臺 陛下耳目之司當
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言則陛下固
之不疑也之不或聽斷之心行焉雖
至舉天下不聽聽者至百之區其

其言正其欺詐無所進言其不知知之矣知
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盜邪欺詐既退黜之
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 聖采
其其僅百年 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
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
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
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是
乖繆身為大臣既破 朝廷之禮而私門之
內信縱廢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

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起 聖節
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耻不卹人
言身為大臣而又壞 朝廷之法宰相既破
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
無不當 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
已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
言無不當也 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
者固已勅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 陛
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

人林解炭惑之 誠不足信也臣愚伏以
賜 宸斷正執中 之罪復 朝廷之禮法振
中外之紀綱念 祖宗繼承之艱難廣 社
稷百年之基業 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亦
以示詔書之出一不徒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
之至

奏狀 乞早罷免陳執中 大明

臣竊以宰相之 任貴罰二柄出乎其手能
人能福人當世 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詔

不附會而迎...之室相有罪惡彰露跡狀浪
蕩諛官不論...御史不評彈天子不得聞
請不得通積日持久天下之勢危矣昨以
臣陳執中很慢昏暗詆誣其間破壞禮法俗
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
累章拜彈不...敢阿容執中而士負...陛下者
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
之人又多...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
天下之勢危則臣...為...
陛下納忠盡謀

不足以償...也...
直之言關...
正執中之非...
大協慶流...
功之至

奏狀乞...
臣伏以天子...
臣具士為之...
有大關失可...
可以謀議有

大禮法可以此見之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
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
三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
心如呂濬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
壽州韓絳知河陽而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
聞歐陽脩乞知揚州賈黯乞知荆南前侍從
之臣如修等在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若標
然王色立朝自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
言皆欲振秦主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

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

萬一有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

從而裨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

所失既多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

王以宣世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蓋者

蓋在多賢世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蓋以

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詔脩黯冬令
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六明

臣等伏觀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
祿幾二十人道途遠隔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

臣愚伏望 陛下稽考 祖宗故事杜絕僥

倖之路特明 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

濫賞之名而 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之義也 詔人止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十

臣伏以 皇 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

有 勞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輕授又

况 功有罪如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

姑 心兵士民心下安與僚屬襄押復位 求恩

命 入近充虜使多言生事醉酒作詩違 禮辱

命 凡三司使舉豪民贓吏附結中官准 劄罪

今 不估其珠庇蓋司屬枉法重罪纖邪巧進

人 入盡知風憲累曾揮彈中外日望 黜

朝廷奈何不責其無功 正其有罪忽然

除使額何以激勸 伏自日近 陛下獨

奮 宗斷去除臣僨以議無不稱頌 聖政
之美唯是拱辰一名 宣徽使判并州但有
口者皆云未當臣愚伏望 睿旨特賜指揮
奪免拱辰新命別與一散郡差遣 退而思
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二日

臣近彈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未
蒙指揮施行夫名器假人則重 朝廷之過

當罰不中 輕人主之權拱辰之為人天下
知其效伎昔時託走馬內臣僥求霞被之命
因親情薛氏乞內降住京恩澤舊掌計司以
裏家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狼
襄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
至今纔及八九月未聞尺寸勞効乃有無限
愆過其間迹狀尤著者入國一事大辱君命
中路赴餞宋選筵會醉中吟乘惡詩篇既當
虜方主強胡琴送酒之禮又有兄弟傳位之語

乃云用間夷狄飾其矯詐無所不至至於計
會屢皓然進納未斷死者真珠底蓋三司人
更在岳枉法重罪舉犯賊張可久監萬盈倉
人言已喧不自引咎避職却將三司合舉官
監當去處盡底乞送審官差除今外議以謂
拱辰之罪狼藉如此朝廷固宜奪去左丞
之官降黜不齒以戒勵中外奈何復除宣徽
使再判其州道塗喧譁天下驚恠臣愚在謂
無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陛下獨斷

命相并差除近臣自搢紳至流俗頌詠陛下
下仁明剛健之德其聲朝出大廷夕滿四海
蓋以其至公至當只是拱辰一命即大以為
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不得不取
以為信也伏望陛下勿聽左右熒惑採解之
說早賜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別與一差
遣使群言稍息則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
忠律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

命十月五日

臣近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并復奪恩命却聞改判未與軍仍舊宣徽使外喧喧莫不憤歎緣拱辰允所臨蒞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唯是作顯過貪官急進不識廉耻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戾為可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激勸又况宣徽使自祖宗朝班在參知政事

樞密副使之上至道中方命次其下乃只置兩員皆以有勳德各巨充之唯近年張堯佐用內戚恩幸以授亦曾先作節度使蓋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非勳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於堯佐矣拱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既重拱辰之罪朝廷不復奪免遂開僥倖之路又彰一朝廷之失授受之際二俱不可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英斷追還拱辰宣徽使新命無使人

言不息上累聰明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再乞遣復王拱辰宣徽使新

命二七明

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觀朝廷有天

除拜倒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

因而默默實朝廷於闕失則辜負陛下

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以不避斧鑕

而三浼黷宸聰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重

權涉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

向莫非姦邪自虞庭後迺罪狀居首自吳奎輩例

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

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庇之拱

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悒悒至今未平

奈何紛紛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

言非宜朝廷止為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

辰不避羞耻而當之陰竊營求冒昧辭謝章

疏論列不亡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謂

陛下至公必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私

之及無善授賞不明而陟萬口一語皆云
不當紛宜微使職名太重非曾任兩府有勳
績者不宜輕付何況拱辰轉尚書左丞充三
司之才及半年無勞効有罪惡輒敢當此謬
恩一破祖宗之例不可一也損朝廷
之體二也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拱辰
之體三也且一當犯三不可陛下何惜不逮奪
其二之一而使國家之重權八主之大兩
之三此上僚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

伏望聖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
使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內臣閻士良帶御器

械三明

臣等竊聞內臣閻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

械伏覩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

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

已上及歷任無職私罪方預選充押班尋聞

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

謹畏無過之人在 陛下左右聞之密院常
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
御器械竊以 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叙
遷押班須是自 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
畏無過之人況士良為性狡黠自來與中外
大臣交相結託又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
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
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
善良以懲勸 陛下左右之人

詔罷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

四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并州又移判
水興軍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別與一
職名未蒙施行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
有殊勳安得除拜臣等不敢遠引體例只以
當面弼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藩郡盤拓數
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
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之宣

力又出自樞密府因遲回尚是如此今拱
反適是有罪之人朝廷未加黜責而非次
驟進實望公議又拱反昨入虜境醉酒吟詩
賓主褻狎豈不為虜人之笑今之還都朔有
此命傳諸鄰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拱反者
適足取夷狄之輕伏望陛下惜朝廷賞
善罰惡之體褻臣下繼邪佞俸之路特發
聖意斷於無疑追拱反宣徽之名則中外幸
甚詔王拱反降授端明殿學士兼侍講知永興府

奏狀乞張羅酬禁大監修開先殿官
負七

三伏見頃歲刻造開先殿當時句當官負使
臣例與遷轉資序頗為僥倖曾未十載即又
獲預豈唯國用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再
行修葺畢工竊聞監修之官復欲希求陞進
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捨罪推恩弊
重滋長臣愚伏望聖旨指擿但係今來監
修之人所乞酬獎恩例一切特賜寢罷或乞

重行賜與錢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効
也

奏狀乞復罷內臣修築汴堤八月

臣等聞有內臣掌書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
築堤岸大段高闊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
司河堤岸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八作濠寨
等三項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沿
河兩邊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
三食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

與民之望夫婦不能

相保矣方請囑吏緣

為數無所不至夫河堤為害深順其情性在

亡朝時歲歲開濬就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

官司因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僥倖以

官工得因濬今汴河之底比於曠昔已厚數

又而汴河之堤累年起今劫視通備其堤

高下已與居民等矣復更欲如何增

之邪以臣愚意是宜向去每年開濬不輟

使水性就下汴底深
則灼然無橫流之虞
京師溝渠積滯因而
可流布通泄設若不
則水性警國苟安其
愈高其勢愈危既非
國家經久之利又有
民重運之嗟伏望
陛下安斷之賜 聖
指揮 不 衆罷無使
相度官吏尚持兩端
加豫之說而干繫司局
得以誅求計命為各
以安氏心上以固邦
能也 特罷

奏狀乞罷 開汝礪詳議官 八月

臣等竊見秘書丞蕭汝礪近奉文審刑院詳
議官竊緣汝礪前充大理寺詳斷官總轉
京官後即請假歸吉州僅及一年回未並不
折除在假月日却便換作檢法官今來審刑
詳議官蘇案滿關係三月中合奉官充替本
院遲留直隸汝礪轉朝官并大理寺將欲滿
任至七月中方乃奏奉替蘇案真闕僥倖之
甚公論喧然兼汝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
畜妓樂延接權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

即云詳議官蘇家之闕本院不別奉人必須
候汝研升朝洎檢法年滿方行奏薦今既果
如所料即汝研請求結託之跡愈更明白臣
等伏望 朝廷指揮罷汝研詳議官之命人
本院別行公奉以塞浮競弊僻之路認汝研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進

奉官資八月二

臣等近準樞密院劄子指揮下

臣等已酌詳情狀將周永正

時有親伯許榮及引領人李謙等抱

周美為義男收養分明乞行改正永正

迫等官資家財申奏去訖臣等今再

事件元係周永清進狀乞情願分家

與永正既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

皆永清被未正光橫攬擄聚首

不與以至并自巳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

立亦慎願但永清不獲已而言也又永正

次是入妻兒入內供奉官任克明骨肉車子
... 論據... 乃是入內都知任
... 之婿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開
斷未正之罪正作表男從凡人論之
所有官資家財文却如親子之法並官治
始終乖異甚公家一定之制又周表以義
親男奏官自是數... 朝廷安官條
... 被奏之人豈有不... 前之
... 有自... 之人

授官資周美既亡未知所止一以父成服而
脫去緋絰着押金衣服賣公人靈前金帶去倡
家踰濫諸雜使用傷教害義禮法不容及竟
惡狠暴累作過犯雖朝廷指揮特從寬貸
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已是寬假伏乞

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議

稍平認追奪周永正出
身歷任文字除各

奏狀乞定奪李熙輔該與不該率

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熙輔填任利州監轉
 運使日非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
 知商州到商州又密君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
 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熙輔情理巨盜乞不
 原赦奉 聖旨差官衝替熙輔到關於春官
 院本院已榜示令人監當呈送近知熙輔已
 狀知更理會未衝替以前熙輔案件今來
 聞得指揮與堂除知州差遣之况熙輔為世知
 朝廷已行 朝廷已行 朝廷已行 朝廷已行

後監當間一旦無故便即直與牽復况堂除
 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州差遣以此
 外議不允今欽乞指揮將熙輔元犯衝替一
 宗文字送有司依公定奪該與不該牽復堂
 除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黜陟之不濫也

詔李熙輔與
 本慶知州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一

奏議

奏狀乞復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

九月十一日

臣等伏聞已差內殿崇班閃門祗候李克忠
充正旦北朝國信副使外議皆謂克忠前後
轉官差遣累由內降本無才幹雄冀僥倖今
其出使疆外深恐敗事如向時王士全輩之
比則玷辱君命悔不可追況今虜主新立人

情未安專對之臣愈宜精選無使更徃生爭
知朝廷憂臣等伏望 聖斷指揮寔罷克
忠入國之命別賜改差了事武臣一身前去
充使仍乞 聖旨丁寧今後所差此使並涉
選擇上以副天聖元年之著令下以叶中外
之公議 詔李克忠罷

奏劄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

二十
八日

臣聞吉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豫備不虞者

而無悔 朝廷之設外禦帥府之授重
惟用政將以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
也危者曰備職則一方何憂或非得人則為
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
撫使其地控 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為作
過近年悉差武制及前兩府臣寮以鎮撫之
今曹侑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熟舊俱
緣戚里或名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
測事宜則人心動搖何所倚賴兼亦曾有臺

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改差青郭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寮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豫備之一端也

奏乞立定規條使并節度使秋

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為煩數竊以一若使類在唐季則討易屬三州則與艱難職任絕

重且亦設非勅舊各器安可輕假謂宜慎重賞格得以關防俸門須有定規庶裨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內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兩員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彬取復江南功成凱還雖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時無故

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爲貴四
方向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
人爲陛下制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
朝廷行爵賞恩來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
遠之制須今日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慎也
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
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
爵位之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釋傅卞罪

十月十日

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乘馬驚死
冒禁衛係憲臺勘鞫法寺議議次籍錄卞經
明行修士譽推服今其所犯衆知註誤書曰
皆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皆聖賢用忠恕
之道以謂九人孽非自作以過誤而獲累者
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舜
其心九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
指揮明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恩屈法則涵容
光大之德日益隆盛也

詔傅卞罰銅八
斤理爲公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於

十六日

臣等竊見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自知寧
州得替又授知德順軍竊緣德順軍廣有職
田已為優便今來又差充接伴副使重疊僥
倖風聞本人曾納馬二疋與樞密使王德用
男咸融得此差遣中外竊議憤憤不平方今
朝廷清明聖上求治德用樞府大臣首亂大
法政以賄成刑平無私之責常憲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於
臣等伏聞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
孟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略
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
國朝故事內臣不得遷止刺史已上官實王
守忠意整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為前後省都
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
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
朝廷聽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思

廷大體輒敢止言稱恩命已行只恐後人不
得為例忘 祖宗之文制取官者之良心又
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司刑法寺衆定百官行
馬大夫等事同時聚議云臣子起若辭見詩
君大夫儀向蒙必恕不作境賜言為信近兩
宋仁皇趨朝既已賸錫又作邊行希之臣承望
大旨願言不願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美
大旨願言不願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美
我朝自兼後來因全書平下職表事 陛下親

欽 德音面責亦不諭兩月自言事臺官
詳為開封府判官 喜快感謂 朝廷公
明志邪判別今却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士
人相顧失望將謂 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
死本人資性已定不改前非陰巧惑其炎或
朝聽所損不細况 國家置御史臺蓋欲去
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
協力維持綱紀以重 朝廷又 陛下精擇
輔相以求至治必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

且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者又言事御史舊
雖二員自來多是止除一員或亦全闕今來
毋湜雖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所
有希孟伏乞 聖旨指揮別與一差遣除部

外郎判
刑南漕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

典刑十月十

臣等已具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
為二差遂差慶長知德順軍係廣有職田之

處未赴任間又差慶長充接伴副使有此不
公事狀至今未蒙施行竊緣近差李克忠充
入國副使不當且等亦嘗抨奏係樞密院尋
已差替今慶長依舊接伴道途喧沸以謂至
公之朝屈法容姦未正其罪今若且令慶長
接伴動經百日方還則是使用賂彰敗有罪
之人從容往回得以逗遛持久以緩其事因
而苟免則何以激勸中外臣僚臣等伏乞特
賜指揮以慶長等罪狀速正典刑所有接伴

副使早賜差人替換前去

奏狀乞檢會牽復方龜年官資

月八

臣伏以法者天下之平一不平則無以示人
至公也竊見方龜年前知江寧府江寧縣日
因去事得罪奪殿中丞一官勤修凡六七年
累經赦宥近以叙用始復初等職官再授大
理評事常制既已失中人當於是未嘗以江

龜年乞敘罪

赦叙理俱復殿中丞一官之舉似一體
而推恩頓殊龜年在梁皇祐初一日十試武科
後嘗撰邊策陣圖累有大臣與奏稱其事業
可采偶緣譴累本非賊松塚此沉折漆反於
憫伏望 聖旨指揮檢會趙植程初等特賜
牽復龜年一合入官資亦以示用法之平也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十一月
臣竊見樞密使王德用貪墨為性老而無厭
凡所差除多涉私徇加之羸弱拜起艱難

朝廷用包荒之恩而樞府豈養疾之地方今
北虜多事使旁午非久悉到具德用庭怯
如此不唯示中外朝委任之弱亦自取外夷
指目之輕損人國威靈無其於是兼德用男
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及道途日益喧傳事違
差除顯見情弊朝廷尚未窮効邦典豈宜
寬弛伏望陛下特賜聖旨先日罷免德
用重任出自宸斷慎選賢具正有德望臣僚
充樞密使俾中外取重夷狄畏威然後正咸
融慶長等之罪示法行不移也

奏狀乞移勸立岳李先受駐等事

十一月十八日

臣昨將彈奏三司人吏枉法受贓支官錢
客人公事蒙三司府司移送開封府勘斷令
來軍巡院復即公行賄賂縱放罪人蒙昧
朝廷喧騰道路丘岳李先等事已彰敗竊聞
又下本府推劾未為允當緣三司并開封府
官吏俱涉干礙今若准舊行遣終有不盡然

弊伏乞 聖旨指揮特賜選差清強官置
或下御史臺盡公勘鞫免使姦賊舞文出入
人罪

奏狀乞別路差官取勘徐仲謀一

月二十

臣等風聞湖南桂陽監使徐仲謀與本路轉
運使王正臣平有奏陳興構刑獄經今半年
有餘尚未結絕追埒禁繫吏民受弊後可知
矣雖桂陽監合係本路監司按察官王正

奏稱徐仲謀罪狀分明竊緣仲謀累有申訴
稱始因本監收勘縣令胥世程罪犯王正臣
曾有私書庇護不能徇從至有捃拾勘罷本
監公事一面追句就獄仲謀相繼奏論 朝
廷却令依舊管句顯有上件因依今來轉委
提刑司差官推勘前攝仲謀下獄其如本路
提轉職司一體所差勘官俱在轄下終涉嫌
疑或致冤抑欲乞 朝廷詳察特降指揮下
別路差官取勘所貴息絕詞訟

仲江西路差官就

湖南取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宮觀

三十一日

臣竊以邦財匱乏民力疲敝土木工役歲無
虛月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營造連年始云購
募民間終亦取辦官府其監修官吏雄務增
廣間架窮極奢侈貪功冒賞以爲己利今醴
泉觀殿已畢工更添創獻殿一座又慈孝殿
三十一日

如昨者開先殿止換二柱尚已費
百金十萬餘貫今來諸寺觀營建衆多如此
侵耗帝藏不知紀極且國家財用糜費如
我狄多事河流未平官冗兵衆是皆仰給縣
官一出千民力而不得已者也不急之務
無益之役復不能制之則傷財害民朝廷
有不節之嗟矣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應在
京寺院宮觀見役土木一切早賜裁減停罷

內慈孝寺殿損壞去處只乞量與修補無使
貪功冒賞之計得行致 國家泛費日廣而
用不易也

奏狀乞復罷奉宸庫估賣物色二

三月十日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
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
朝廷寶祕之物今一旦即行估賣深損國
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近聞之

將謂 我朝何故吝意如此况 國家內有
百寶庫藏亦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
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利禁庭寶
祕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止甚微所失
甚大臣愚伏望 聖慈為 國惜 所是奉
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復罷

奏狀乞勘鞫王成融納馬慶長馬

十一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男成融納馬

慶長馬二疋遂與慶長連併獲使差遣等事
至公未蒙施行伏惟 陛下至公之心如天
地覆載日月昭照之無私也奈何使 朝廷
威福之柄為貪夫攫斂之資視樞要如問閭
以官爵同商賈臺諫擢舉事已彰敗多日尚
乃寢而不問今夫外臣小官受一 我以賊名
罪則終身湮沈天下所不齒豈容樞密使之
家公行賄賂賣恩鬻賞喧第如此而不行窮
効以正 國家之典刑乎今馬慶長等見在

京師
奏劄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臣職一官三至其不避重澆 宸聰累曾彈奏王
德用乞正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
外清肅也

奏劄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臣職一官三至其不避重澆 宸聰累曾彈奏王

德用乞正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

外清肅也

無補報上務貪婪漏盡鐘鳴不顧羞辱因男

戚讎納馬慶長之馬鞍以優幸差遣酬之鬻恩

臣職一官三至其不避重澆 宸聰累曾彈奏王
德用乞正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
外清肅也

陛下英斷特賜指揮實之詔獄正以典刑則
祖宗取天下之大法不為庸人留也

奏劄乞許文老博程數避親計三

十一

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謀猷獻者
須藉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
言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
德則何以副 聖主焦勞求治欲元元見
之之意也伏見 宰臣文彦博與參知政事

文正親家 臣曾陳乞迴避未

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

之機務宜繁 矧當鈞衡聯比姻婭一

身則必生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

之謗臨事同異兩難處之今夫一郡一

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心使易地又况中書

執天下刑賞之柄豈亦天下休戚之本今日有議

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為嫌乎臣伏望

陛下特賜 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

中外無有間言也

奏狀乞寢罷錢延年待制之命

臣等竊聞張擇行授戶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兗州仙源觀事欲除錢延年為太章閣待制必是朝廷以擇行內閣之闕用延年以補之竊以待制之官始置二員今處中外已十五員矣侍從之間不為乏人縱罷擇行之職何用補為是年庸猥無狀眾所共知

踐華要且非 朝廷澄清百僚之意將何以

為薦紳之勸若謂預有指揮則著例甚明不

當引用伏乞 陛下特從公議寢罷延年待

制之命

詔錢延年與轉修撰

奏狀乞併甲磨勘選人

三月十九日

臣伏觀口近係中書樞密院審官三班等處

臣僚磨勘遷轉者並已依例施行外唯有流

內銓該磨勘改京朝官選人新舊一百餘員

任京各已日久至今未蒙指揮因躡旅瑣深

屬不易巨愚伏望 聖慈矜惻早賜 朝旨

許今流內銓併中磨勘引對免致選入留帶

失所下銓司併

奏狀乞頒下減省奏薦恩澤閏三月七日

臣昨覩 聖旨以減省奏薦子孫親戚恩澤

事下兩制及臺諫官定奪尋已具條件聞奏

竊聞再下中書密院重行詳定至今多日未

降指揮伏緣 聖節在近中外臣僚未知定

制必是各依常年體例奏薦實為僥倖况此

一事乃澄汰濫官之本也當聖明之世或

不能決行則因循之弊久而浸深 朝廷紀

綱日益弛廢伏乞 聖旨指揮早賜頒下所

實警革冗員自今歲始下兩府減省

奏狀乞發遣荆南舉留王逵諸色

人歸本貫閏三月八日

竊聞有荆南府進士僧道公人百姓劉宗

正等百餘人詣闕進狀稱王逵政美舉留滿

任三年竊緣王逵為性苛虐所至害民甚於彼

刑獨有異政若非恐懼威臣少敦諭使然安肯越
二十驛程跋履艱阻而不至是也原其遠民之
情蓋不獲已臣伏望特降 聖旨指揮其荆
南府見在京留王達諸人下開封府發
遣令歸本曹庶使天下知 朝廷至明不為
儉人上惑 天聽兼况素有著令誠約分明
乞賜指揮舉行舊條告示中外

奏狀乞復李淑充翰林學士指揮

三

臣等竊聞除李淑充翰林學士中外聞之無
不驚駭竊以淑知開封府日旣行彰聞及在
鄭州又作詩怨刺辭涉 烈祖洎 朝廷黜
知南京却以待親為名不肯前去累經臺諫
論列蓋以其資質性陰邪不協羣議况內制之
任不止專掌文翰兼 朝廷大用多由此選
豈可以陰邪之人再充此職伏乞檢會歐陽
脩包拯等前來論奏事狀特降 聖旨指揮
復罷淑今來除命且見今翰林學士自承旨

以下有五頁不至闕人

奏狀再論李淑

臣等伏觀李淑充翰林學士不當遽具狀彈
奏未蒙 朝廷指揮施行竊以淑蹤跡乖濫
及知開封府昵近小吏劉青醜聲流聞故士
大夫耻言其名字此乃淑之穢行也作詩刺譏
前朝乃有門外倒戈之句言涉 烈祖此淑
之大不忠也出知南京以養親辭避自合家
居既而依舊居職此淑之不孝也臣等故云

敢一一條陳上黷

聖聽如此等事臺諫

曾上言

陛下稔熟知之寬其嚴誅使未廢

弃恩已厚矣詞禁最為近密安可使不忠不
孝醜穢陰邪之人復踐其職伏乞早降 聖
旨指揮追還恩命以厭天下清議

奏狀再乞追罷李淑

臣等伏觀再除李淑充翰林學士兩次具狀
彈奏未蒙施行臣等竊所未論况淑之醜穢
前後累經臣僚論列已奪是職豈可復居此

官又淑之陰邪天下共知在於聖人亦給
熟聞聽無足疑者似此除拜必是輔相進擬
豈有明知姦邪須欲擢用但恐沮勸之道廢
矣况聖心求治內制之選職在禁近或借
讓問豈可用此等色人等並蒙聖恩
職各有愛君之心豈有樂聞時政之關
再三煩黷聖聽蓋進用匪人實害大政不
敢不言伏望出自宸衷特賜追罷流翰
學士自承旨已下有至事伏乞

奏狀再乞養李淑恩命

臣等三伏具狀彈奏李淑再乞翰林學士不
當去家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淑
不忠不孝為行乖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
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為蓋庇不即別白於
陛下之前使淑之恩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
開封府時醜穢事跡播於闔閭在鄭州作詩
誚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為名辭避外

官却居內職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
論列分明若此等事罪不容誅 陛下寬仁
思恕未加竄殛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
更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淑自茲進用竊恐姦
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賢害政不為 朝廷之
福伏乞特降 聖旨早賜寔罷淑所授恩命

詔罷李淑
翰林學士

奏狀乞罷人冬六塔河隄並無餘

商湖已用上閉楚河流全入六
議以為自今水勢尚小固無所憂若
去歲山水水下并夏秋霖潦暴漲則憲隄防
未年別有衝溢所是見今句當六塔河一行
官吏等如有合該司命酬賞欲乞 聖旨猶

准直候今年初又已前沿河隄防並無疎虞
使然後依例施行所貴人人肯盡心力提轄
防護亦以示 朝廷不濫賞而見成功也

奏狀乞與黜李仲昌張慶恩等

伏觀今春 朝廷指揮內湖北流口候至
秋冬閉塞其修河曰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
依稟 制旨交補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
盛夏之初遂爾閉合一日之內果即衝開失
壞物料一二百萬溺沒兵夫性命不少民力
疲敝道塗驚愕豈非意在急功力顯恩賞矣
計敷事罪將諫歸臣愚伏望 陛下特賜
宸斷指揮其仲昌懷恩及應旨句臣察之

等宜加罪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誠後
爽之要作

奏狀乞牽復李士勳舊官 四明十

臣竊見內殿丞制閣門祗候李士勳昨江東
同提刑日以病去官不曾親被詔旨因此赴
闕後時降授東頭供奉官又已經刑部定奪
至今未蒙施行編士勳得疾有狀黜官無辜
母老家貧衆所共惜伏望 聖旨指揮特賜
牽復士勳舊官使 朝廷刑罰不濫則忠善

知勸矣

奏狀再乞罷免王德用

臣昨累狀彈奏王德用累成融納馬慶長馬
後挾私差遣事經涉半年至今未蒙一朝廷
施行夫刑法者人主取天下之柄持之使平
則中外畏感而民服從未有官尊職重而貪
贓敗露如王德用者遂屈法而不問之耶狀
望 聖旨指揮檢會目前來所彈德用章奏早
賜正其罪而罷免之并成融納馬慶長並從降黜

以副天下公議

奏狀乞正王德用罪名與黜五月三日

臣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貪婪挾私男咸
融納馬慶長馬偏與優等差遣人情不平外
議喧沸乞正其罪所冀於治朝行公法不為
德用私而屈之也至今多日未蒙指揮且德
用結託權要職污暴聞拜跪艱難失人臣禮
當職議論語同併優勳勞素無負乘茲久臣
愚伏望 陛下采之公議斷在勿疑以臣前

後所上章奏命政事府果決施行正德用等
罪名嚴賜與黜然後別擇賢材入冠樞府使
夷夏畏服 朝廷尊嚴天下不勝幸甚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一



